

崇尚劳动观与职业信仰观:黄炎培职教观视域下 工匠精神本质要素辨析

周 军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浙江宁波 315100)

[摘 要]工匠精神由内在本质与外显品质构成。我国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在20世纪初提出的职业教育精神培育观、崇尚劳动观和职业信仰观,对今天职业教育中工匠精神的培育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崇尚劳动观和职业信仰观,是工匠精神得以形成的内在灵魂要素,也是工匠精神外显品质生成的根本基础,更是职业教育工匠精神培育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精神培育观;崇尚劳动观;职业信仰观;工匠精神

[中图分类号] G7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08.018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5)08-0050-04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黄炎培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他在20世纪初开创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理念、“职业教育多重目的”论、“做学合一”“手脑并用”等职业教育教学原则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他关于职业教育的职业精神培育观、耐劳动观和职业信仰观的论述,在今天仍然可以作为职业教育工匠精神培育的重要基础。

一、黄炎培精神培育观与工匠精神的内核本质

(一)精神培育是黄炎培职业教育的本质目标

黄炎培认为精神培育同样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目标,他在《职业教育谈》一文中反对将职业教育仅看作是一种“啖饭教育”,认为:“吾人在世之目的与天赋之责任,其绝非仅为个人生活明矣。”职业教育不是啖饭教育。同样他在《职业教育》一文中说,教育以“人”为本,教育他成为一个社会上优良健全的分子。可以看出,黄炎培倡导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人的技能,而且还要注重“精神”的培养,他说:“教育事业,精神事业也”,“精神比方法更重要”,而“精神”主要来自观念。他说:“仅仅教学生职业,而于精神的陶冶全不注意,把一种很好的教育变成器械的教育……这种教育,顶好的结果,不过是造成一种改良的艺徒,决不能造成良善的公民。”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中“精神”的核心内涵就是具有服务社会与国家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并明确区分了“技能培养”与“精神培养”之间的功能差异。黄炎培多次强调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他赋予了职业教育四重功能,将职业教育的“目的”归纳为:(1)谋个性之发展;(2)为个人谋生之准备;(3)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4)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因此,在黄炎培的职教理念中,他始终认为职业教育不是只培养受教育者具有一定的生存技能,同时特别强调职业教育应重视对受教育者内在观念的培养,使受教育者具有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精神与认知。正如黄炎培深刻阐释职业教育的本质时所说:“职业教育的目的是造有用的人……凡是教育,都含有养成职业的性质。”“教育他成一个社会上优良健全的分子,怎么叫做优良的呢?就是能为自己谋生,为社会服务的人。”这是职业教育的真正目的。在黄炎培的职教观中,职业教育既要培养职业技能,还要培养职业精神,这个“精神”才是职业教育真正的内在灵魂,即

“服务社会和国家”,成为一个良善公民的核心理念。1934年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中再次强调:“今不妨明白诠释社会服务之意义曰:‘为民族谋独立与繁荣,再详言之,则对己为革新个人之生活,对群为创造公众之福利,以人格修养为起点,以民族复兴为终极。’”一个人如果缺乏“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精神,那根本就无法成为“良善的公民”。培养学生掌握各种技能是职业教育的不可缺少的外显功能,而培养学生具有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精神,更是职业教育的内在本质和根本追求。同样,我们只有明晰了工匠精神的内核本质与外显品质的区别,才能奠定工匠精神培育的基础,明晰工匠精神的逻辑起点,从而从根本上促进工匠精神的养成。

(二)工匠精神的外显品质与本质内核

“工匠精神”首次作为我国政府官方话语,是在2016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主持召开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再次提到了“工匠精神”:“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工厂车间,就要弘扬‘工匠精神’,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生产优质的产品”。至此培育和具有“工匠精神”被确立为提升行业质量发展水平的国家行动计划,成为重要的政策话语。近年来人们对工匠精神有诸多深入研究,对“什么是工匠精神”给出了多种解释。如,有学者认为,工匠精神第一是踏实、实事求是;第二是精益求精;第三是不断创新。还有人认为广义工匠精神可定义为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工作态度 and 敬业精神。百度百科定义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它包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方面的内容。上述对工匠精神的描述,不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实际上谈的都是“工匠精神”外显品质是什么,而对“工匠精神”的内核与本质缺少讨论,即什么才是“工匠精神”中最根本的内核,这一内核能够生成上述多种外在品质。事实上,工匠精神的外显品质通常会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空间发生变化,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如古代中国匠人的品质特征是“尚巧达善”“知行合一”“德艺兼修”;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工匠具有“非利唯艺”的纯粹性品质特征;宗教改

收稿日期:2025-1-1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科研项目“黄炎培职教观下医药职业本科教育工匠精神培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ZJCV2023A02)。

作者简介:周军(1967—),女,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健康传播、医药人文教育研究。

革和文艺复兴后,西方工匠意识到上帝为每个人安排了合适的工作,精心专注地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净化灵魂和精神的修行,是完成上帝赋予的世俗任务,也是履行了人生的重要责任,并将此发展为以质取胜、至善尽美的工匠品质特征。不同地域空间倡导的工匠精神,其外在表现形式也有所差异:德国工匠精神崇尚理性严谨;日本工匠精神追求一生专注完美;瑞士工匠精神体现在精密到极致;美国工匠精神则更看中百年创新的价值;如上所述,工匠精神的外显品质可以随着时空变化而具有差异性,表现出多种形态,如敬业、专注、精益求精等。而工匠精神的内核与本质应当是稳定不变的,并且能够生成各种外显品质。正如黄炎培职教思想所显示的,职业教育的外显功能是技能教育;但其本质目标是要培养受教育者具有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精神和理念,这是黄炎培职教思想的内核本质。如果职业教育缺少这种精神培育,那么它的教育成果有可能就是残次品。与职业教育“精神培育”重要性一致的是,工匠精神的培育重点是“精神”培育,是观念的培育,也就是说工匠精神的本质是某种观念,而不是随着时空改变而易变的各种外显品质。

日本企业家秋山利辉在《匠人精神》中写道:“无论技术多么优秀,但仅仅只有技术,将很容易被超越,而精神无法很快被模仿。如果精神一流,技术肯定一流。”他进一步说道:“可以做出让人感动的东西,要有一流的精神才能做得到。”这里的“精神”不是指某种易变的外在形式,而是某种先进的观念或思维方式。亚力克·福奇在《工匠精神》中指出,表层工匠通常大肆宣扬他们的方法、工作过程,以及他们创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产品,而深层工匠们不在乎传播媒介,更专注于通过思想创新改变我们对于事物的思考方式。他认为,真正的工匠精神是一种思维状态,而不是指向未来的一些兴趣或技能的集合。理查德·桑内特认为匠艺活动其实是一种持久的、基本的人性冲动,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做好的欲望,它涵盖的范围远远不仅是熟练的手工劳动;它对程序员、医生和艺术家来说同样适用。上述秋山利辉的“精神”、福奇的“思维状态”、理查德·桑内特的“纯粹动机”等都属于某种观念形态,它们揭示了工匠精神的本质,即工匠精神内在的深层不易变动的要素,只有具备了“观念”这样不易变动的本质要素,那些以不同表现方式体现的工匠精神的外在品质才能得以产生。正如黄炎培指出职业教育除了具有外显功能,即培养学生具有各种技能外;还应有内在本质的追求,要培养学生内心具有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精神,内外兼顾,才是职业教育功能的完整体现。工匠精神同样也具有外显品质与内在本质,仅关注外显品质而忽略内在本质,则无法造就真正的工匠精神。黄炎培在推动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中,特别强调职业教育要对学生进行精神培养,精神培养的内容包括服务社会观、崇尚劳动观和对待工作应具有天职般情感的职业信仰观。而崇尚劳动观和视工作为天职的职业信仰观正是工匠精神得以产生的本质内核,是支撑工匠精神诸多外显品质背后两个最重要的本质要素,也是我们今天职业教育中工匠精神培育的逻辑起点。

二、黄炎培职教思想视域下工匠精神本质要素探析

(一)崇尚劳动观是工匠精神形成的第一本质要素

黄炎培在其近半个世纪的职业教育生涯中认为,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应该在职业教育中倡导“对己刻苦奋斗,不怕劳苦;对群则精神团结,对事一丝不苟,始终如一”的职教精神;他特别批评了人们认为劳动不如读书的不良社会风气,指出这种轻视劳动的观点害人害国。他说受教育者常有下列错误心态:(1)欲求职业,须从读书中来,故吾宁注重读书;(2)既入学校受教育,总须就高等的职业,否则辱没身份;(3)亦尝入职业界实习,事忙则太劳,事简则无聊。总觉实习万不及读书之有味,职业界万不及学校之受用。黄炎培认为:“这

样的学生从学校毕业之后,往往习农则畏勤动之多劳,习商则感起居之不适,往往所学不能致用,从实际应用上来说,可以说是所学一无所得。”他说职业学校学生要崇尚劳动,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后即须为社会服务,因此训练之道不一端,职业不分高低,而养成耐劳习惯,减低欲望、适应社会这三点,实为最要原则。这里的“耐劳观”即指要热爱劳动。黄炎培在为中华职业学校学生制定的誓约中将尊重劳动列为第一条,体现了崇尚劳动是职业教育的基本价值追求。黄炎培认为吃苦耐劳、尊重劳动、崇尚劳动应当是职业教育中首先要为学生确立的观念。他在《职业教育之礁》一文中指出“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上上品”热爱劳动,劳动平等是崇尚劳动观念的主要内涵。事实上,只有崇尚劳动(包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文中所有劳动内涵均与此同)的人才能将劳动视为生命必需与生活的乐趣,并将劳动过程视为人的价值的实现通道;才能全身心投入劳动中并享受劳动成果,在此情形下工匠精神才可能得以产生。有研究者指出,工匠精神也是一种社会氛围,需要全社会形成一种崇尚劳动、尊重一线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理查德·桑内特在《匠人》中指出,《百科全书》是如何将匠人的劳动作为光明时代的象征?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认为手工劳动和其他更为高尚的职业同样值得尊重。以上论述表明崇尚劳动对培育工匠精神的重要性,而具有崇尚劳动的观念才是工匠精神得以形成的逻辑起点。

劳动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式,崇尚劳动观是造就工匠精神的首要内核。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类确证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的重要方式;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从根本上看就是劳动创造历史的过程。从技术发展史看,根据制造方式的不同,人类劳动的历史可分为手工制造时代、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以及智能制造时代三大阶段,这三个阶段代表了人类不同的劳动方式。随着技术特点的变化,工匠们的劳动特点在每个时代也表现得有所不同。手工业时代的劳动强调以技能为核心,工匠精神体现了个体劳动者的工作能力、价值追求和人生境界。工业化时代的劳动由单一熟练技能转变为与机器生产相契合的能力,工匠精神表现为工人自我约束的职业伦理规范;智能化时代的劳动则要面对同质化危机的挑战,工匠精神则表现为在技术时代捍卫人类主体性,强调劳动制造过程中人的核心地位。不论人类进入到哪一个技术时代,虽然劳动的技术方式在不断变化,但都无法脱离“劳动”是人本质性的存在方式与发展方式的这一根本模式。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曾说“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正是劳动使人类“诗意地栖居”,工匠们通过劳动,凝结出人类万千诗意般的文明成果。因此工匠精神本质上体现了人高度自主的劳动,并通过自主劳动,建构起劳动者与劳动价值观、劳动情感态度、劳动对象、劳动过程、劳动目标之间的统一性关系……所以黄炎培职教观对崇尚劳动观的强调无疑抓住职业教育的命脉,同样对现代工匠精神的培育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正是在“为自己劳动”的过程中,工匠精神实现了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以及对自身本质、劳动自由、劳动创造和劳动幸福的充分肯定。确立崇尚劳动的观念,理解“劳动的本质及其与技术的关系”,是培育和生成现代工匠精神的底层基础与首要逻辑。

在当下社会中,轻视劳动、好逸恶劳的不良风气仍然存在,不少人陷入“一夜暴富”“走捷径”的价值误区而不可自拔。因此,现代工匠精神的培育,首先需要教育学生确立“崇尚劳动”和“劳动立身”的基本观念,明确工匠精神诞生于劳动之中的重要性,“劳动”是工匠精神的本质,也是美好生活的底色;如果人们头脑中缺乏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观念,也将意味着从根本上无法产生工匠精神,拥有美好生活也将成

为空谈。

(二)“职业信仰观”是工匠精神的第二本质要素

黄炎培强调职业教育要改变受教育者对“职业”的认知,他认为,凡社会需要的各种事业都能称“职业”,人们要热爱职业、敬畏职业。黄炎培指出:“关于社会服务的种种事业,吾人应认为神圣高尚的天职。”所谓“社会上种种服务事业”在这里指的就是不同的职业,将“职业”看作“高尚的天职”,是黄炎培职教思想的重要观点,他倡导人们要对职业有信仰。他说:“职业教育,以教育为方法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也。施教育者对职业,应有极端的联络;受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信仰。”因此,职业“天职观”即职业“信仰观”是黄炎培职教思想中关于“职业”认知的重要阐释,也是工匠精神得以生成的第二个本质要素。如果人们对所从事的职业缺乏敬畏感、缺少职业信仰,同样无法产生工匠精神,“精益求精”等工匠精神的各种外显品质就更无从谈起了。

职业“天职观”最早源于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基督教新教教义的核心观念,路德将职业(德语Beruf)视作天职,认为“职业”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它“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路德的这一职业概念包含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肯定评价……,它“赋予了社会中人类整体生活的价值,它让平凡人的生活也被赋予了新的尊严”。意大利哲学家阿德里亚诺·蒂尔格认为,路德给“因劳动而汗珠密布的额头带上了王冠。从他开始,工作便具有了宗教尊严”,从此,劳动、工作、职业和“圣召”有了同样的意义。路德的天职观赋予职业和工作具有了神圣性、责任感和信仰性,从根本上肯定了职业和工作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价值。正如曼德在《新职业观》中指出的那样,职业是天职,职业是神圣的、美好的、洁净的,必须完成的;应以虔诚、勤奋、忠诚、主动、追求卓越等高尚的人类精神来对待你的工作。而那些懒惰、疏忽、萎靡不振、不履行道德操守的所有工作表现,都将受到谴责和惩罚。有学者指出古代中国也有“天职”一词,但含义与路德与韦伯的天职意义不同,中国的“天职”概念起源于对天的自然神崇拜,早期含义主要是政治职责,是为统治阶层所有,后来演化为普通人应尽的职责,运用于各种行业的各种身份,发展到现代,只作为对一种崇高职责的概称。学者们认为,近代以来梁启超等人对西方含义的“天职”一词在本土上使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国以来“天职”作为一种崇高职分逐步应用于各个领域的各个身份之中,而且越来越频繁。所以黄炎培所用的“天职”含义更多的是指崇高职分的含义,是接纳了梁启超等人引入西方“天职”一词的意义。黄炎培将西方“天职”的意义引入其职业教育思想中,就是要纠正人们对职业的轻视,特别是对体力劳动的轻视,强调“职业”所具有的责任性、神圣性和平等性。黄炎培认为人们对“职业”应怀有情感上虔诚敬畏、精神上崇敬信仰、行动上积极履责的态度。在这一方面,黄炎培职业天职观与路德“天职观”及韦伯职业天职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说“能为自己谋生,能为社会服务的人,这两句话的意思,能用一个名词概括——职业。”关于社会服务的种种事业,吾人应认为神圣高尚的天职”,即“职业”具有社会性与神圣性,从业者应具有职业信仰观。因此,黄炎培职教思想中的职业天职观,回答了人们对于“职业”应抱有怎样的态度,肯定了职业神圣而富有尊严的一面,为“职业”本身建构了精神层面的存在意义。只有将职业或工作视为一种信仰和天职,才可能做到“为伊消得人憔悴”、愿意全身心投入、视工作为乐趣而不是受苦;视工作为人生价值的创造方式,而不只是获得物质需求的谋生手段;从而才能进入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的工作状态,而这正是工匠精神得以生成的深层本质要素。只有对职业抱有天职般的信

仰,将其视为个人所必须履行的责任时,才能尊崇职业并全身心地投入职业,创造职业成就,并将其视为人生价值和荣耀所在。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工匠精神首先指向的是一种高尚的工作态观,意味着一旦选定了一份职业,就必须发自内心的投入、热爱,摒弃功利心、浮躁心和投机心,将工作视为一种信仰,用修行的状态专注其中,持续、专注地工作,做到极致,并在工作中获得创造的快乐。这种工作观是一种纯粹的工作观。将职业视为天职,视为信仰,是黄炎培职教思想的重要观点,也是工匠精神的第二本质要素。缺少职业信仰,也就缺失了工匠精神的本质要素。因此,职业信仰观是培育工匠精神中不可忽视的另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它是“精益求精”“专注”“敬业”等诸多工匠精神外显品质生成的根本性基础。

三、结语

工匠精神的本质是“精神”与“观念”,而不是如“敬业”“专注”等外显品质。黄炎培职教思想中提出的“精神培育观”“崇尚劳动观”和“职业信仰观”恰恰是工匠精神得以生成的内在本质与逻辑起点,是“精益”“敬业”“专注”“创新”等工匠精神多种外显品质产生的根本基础。职业教育在工匠精神的培育中只有树立受教育者具有崇尚劳动观与职业信仰观,积极夯实工匠精神的内在基础,主动厚植工匠精神的底层观念体系,工匠精神的外显品质才能生根、开花和结果。

参考文献:

- [1]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黄炎培卷[M].余子侠,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2]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M].中华职业教育社,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3.
- [3]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 [4]才忠喜,张东亮.大国工匠[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
- [5]庄西真.多维视角下的工匠精神:内涵剖析与解读[J].中国高教,2017(5).
- [6]吴国良.工匠精神——穿越千年的匠心传承[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9.
- [7]秋山利辉.匠人精神:一流人才育成的30条法则[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
- [8]亚力克·福奇.工匠精神:缔造伟大传奇的重要力量[M].陈劲,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 [9]理查德·桑内特.匠人[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 [10]彭维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匠精神的重要论述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24(2).
- [11]陈凡,李嘉伟.工匠精神价值维度的阐释与弘扬[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8).
- [12]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
- [1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修订版)[M].于晓,陈维纲,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14]梁琼.试论新教天职观对职业伦理的影响[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
- [15]王萍.从清教神坛到福利国家:美国工作伦理的演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 [16]曼德.新职业观[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 [17]林纯洁.天职概念的古今演变与中西对接[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6).
- [18]工匠精神与职业素养[M].付加术,陈小红,胡向梅,主编.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

The Concepts of Advocating Labor and Professional Belief: An Analysis of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Craftsman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ang Yanpei'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ZHOU Jun

(Zheji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100, China)

Abstract: Craftsman spirit is composed of inner essence and apparent quality.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piri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concept of advocating labor and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belief put forward by the famous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or Huang Yanpe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still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pirit of artisan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oday. In particular, the concept of advocating labor and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belief are the inner soul element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pirit of artisans and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the generation of the apparent quality of the spirit of artisans. It is also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cultiv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raftsman spirit.

Key words: spiritual cultivation view; concept of advocating labor;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belief; craftsman spirit

(责任编辑:陈思婷)

(上接第46页)

任与主体,并完善责任监督体系,解决信息闭塞问题,通过各大高校数据共享这一方案,提高高校数据分析能力。另一方面,积极运用新兴媒体技术,构建融媒体平台。以现实情况为基础,借助信息平台,打造更加多样的媒体矩阵。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根据不同的媒体平台特征,积极探究其发展规律。在新媒体飞速发展的当下,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结合不同的媒体平台进行舆情引导,最终实现传播内容与资源配置的优化。

高校在舆情机制的建设过程中要始终遵循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正面舆论压倒负面舆论的理念。善于用好网络阵地开展正能量宣传,特别是对广大师生关注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及时给予关注和正确引导。同时对于不当言论、突发事件要善于引导,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四、结语

高校舆情的风险隐患处置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尤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多元价值观带来的挑战、网络信息带来的挑战、高强度的心理压力带来的挑战,使得师生在思想上极易产生波动,为高校舆情风险处置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此,通过多元协同一体化高校舆情的风险隐患处置机制建设,整合教育资源,建立相互联动的预防、应对、处置和修复机制,对拓展高校思政工作建设格局,确保“守渠”“种田”质

量,汇聚育人合力,推进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保障校园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4,33(2):104.
- [2]周芳,任怡.坚决筑牢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四个维度[J].人民论坛,2021(21):156-157.
- [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 [4]沈壮海.新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 [5]郭靖天.新媒体时代加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对策[J].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1):62-64.
- [6]黄国兵.后疫情时代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处置[J].传媒论坛,2021,4(23):153-155.
- [7]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8]黄萍,朱惠娟,陈琳琳.基于深度学习的情感分类技术在高校舆情分析中的应用研究[J].软件工程,2021,24(11):59-62.

Research on Public Opinion Risk Hidden Danger and Coping Mechanism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ZHAO Jian, JI Ning, WANG Jie

(Weifang Nursing Vocational College, Weifang Shandong 261000, China)

Abstract: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twork power,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positions in universities, a need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and safe campus, and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opin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such as clear tendency, relative openness and unbalanced orientation, to resolve the risk of public opinion in universities in time and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ccurately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risk hidden danger handling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ons in universitie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strong basis and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effectively preventing, controlling and handling the risks of public opinion i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new era; university public opinion; potential risks; coping mechanism

(责任编辑:范新菊)